

飞的碎片

能够吸引眼球的唯一亮点，是石油人火红的工作服，除此而外，看不到别的任何色彩，春天的烂漫画卷，与花土沟相离甚远，似乎永远都无法重合……

FEIFEI
ENFEIDE
SUIPIAN

彭康◎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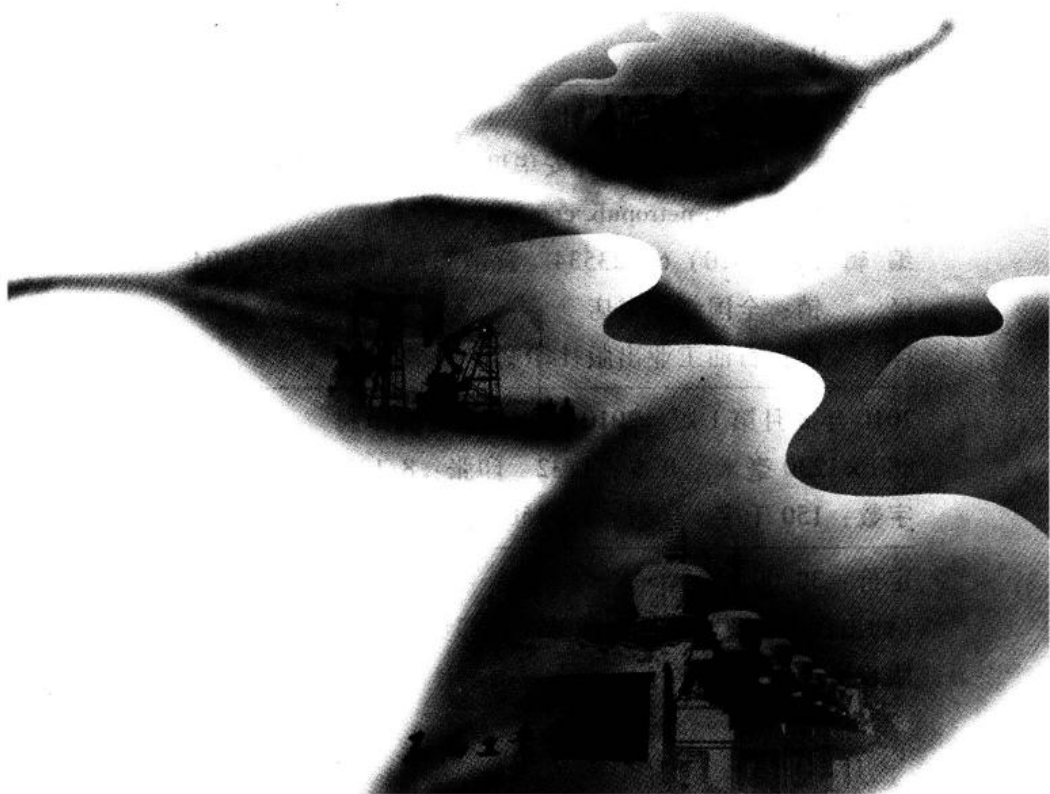


飞的碎片

FENFEIDE
SUIPIAN



彭康◎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纷飞的碎片/彭康著.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021-7971-7

I. 纷…

II. 彭…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1133 号

纷飞的碎片

Fenfei De Suipian

出版发行: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 100011)

网 址: www.petropub.com.cn

编 辑 部: (010) 64523534 营 销 部: (010) 645236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石油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开本: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50 千字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30.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说实话，我萌生当个作家的想法，是从学写散文开始的。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天，我去队部资料室交值班报表，在一张过期的《工人日报》上看到一则征文启示，突然间有些激动，连夜赶写了一篇千字短文。记得当时离截稿时间已经很近了，我步行了近一小时，来到石油基地的花土沟邮电局，贴足邮票，悄悄扔进了邮箱。当时我是一名野外采油工，繁重的工作使我很快忘掉了这件事，谁知数月后，在一个阳光格外灿烂的下午，突然收到了《工人日报》的信函，匆忙拆开一看，原来是一纸通知，我的作品不仅已被刊用，而且还从近五十万篇稿件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全国征文二等奖！

从那时起，我才真正开始了散文写作。无数个月淡风轻或万籁俱寂的夜晚，不知疲倦地在蓝色的稿纸上放飞着我的文学梦想。



常常在吃尽了文学带来的各种苦头而一无所获后，也曾多次产生过放弃的打算，让梦想成为泡影，随风而去。但每每这样，我会更加痛苦，更加忧伤，如同在茫茫人海中丢失了心爱的恋人。

于是，我重新调整心态，默默守望着这片孤独的天地，不求名利，只求充实。慢慢地，一篇篇稚嫩的散文，在好心编辑们的帮助下，走出了荒芜的柴达木，刊发在了省内外的几家报纸杂志上。这无疑增添了我继续写作的信心和勇气，几年下来，不知不觉间，写出的散文竟能结成一个小集子。就这样，我在1996年出版了散文集《离别温暖》，算是对散文写作做了个小结。

后来，由于工作变动和生活变故，我曾一度中断了散文写作。当我逐渐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后，又摸索着开始了小说创作。严格地讲，这本单薄的《纷飞的碎



片》，是我再一次的心血来潮并在2009一年的时间内完成的，写得好赖暂且不管，但这足以表明散文在我心中的复苏，就像戈壁大漠四季的狂风，再次激荡我的世界。

想说的是，自《离别温暖》出版后，我一直处于自责与不安中，对自己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甚至认为那不是我的作品，有着无地自容的惶惑感觉。那么这本《纷飞的碎片》呢？我轻声地问着自己，是否也会给我带来同样的惶恐？答案是肯定的，汗颜与羞愧将重新写满我的内心与脸颊。

最后还想特别感谢王卫东、刘世明、李启香、朱永生等好友，无偿提供了我喜欢而珍贵的照片，为这本书又添加了许多夺目的“分量”！

啰嗦了这么多，全是心里话，权且为序。

2010年4月于敦煌



目录

第一辑 春天里的落叶····· 1

春天里的落叶·····	2
生命驻足花土沟·····	10
山里的日子·····	20
荒芜·····	25
远离身体的洗浴·····	30
石油井架·····	36
喜讯飞扬·····	39

第二辑 朝圣者的容颜····· 43

在塔尔寺，看藏族小女孩磕头·····	44
在青海湖，听藏族小女孩说 “扎西得勒”·····	46
珍珠落高原·····	50
朝圣者的容颜·····	53
向爱赎罪·····	57



第三辑 生命姿态 73

在海边 74

和弟弟走在柏油马路上 76

荒原儿女情 82

戈壁深处又一村 85

生命姿态 90

远去的行者 93

冷湖不冷 97

第四辑 感言于“感言” 101

说失去 102

说幸福 107

说“耍” 110

雪花满头 113

感言于“感言” 117

人生碎片 121

我的阅读与写作 127



记忆通信	130
第五辑 无言的震撼	133
又见陈老	134
一个电话的感动	142
无石不稳 有力事成	145
无言的震撼	149
想起一个人	153
驼背的父亲	157
第六辑 童年纪事	161
童年纪事	162
小时候真小	175
打猪草	178
万丈盐桥	185
第七辑 岁月隐藏后的柔软	189
岁月隐藏后的柔软	190



敦煌地震了	198
敦煌下雨了	201
旧物牵情	203
吆喝声声	206
秋意	211
二月诺言	214
时光留影	216

第八辑 烈日下飞翔的蝴蝶 219

埃菲尔铁塔下	220
烈日下飞翔的蝴蝶	225
管闲事	228
晚饭后	231
距离	235
愚人	237
常回头看看	239
女性千古	242
闲话“歧视”	245



第二辑

春天

里的落叶



春天里的落叶

彻底改变我对春天的认识，是在一个叫做花土沟的地方。那时已到了阳历的五月，应该是万物生长的最佳时期，但我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完全颠覆了我对春天的认同与了解。就从那一刻起，我眼中的春天，已变得面目全非，以至于难以辨认。

蒙语意为“盐泽”的花土沟，平均海拔三千米，属于高寒缺氧地带，被称为生命禁区。那些耸立于沙滩之上的荒山，光秃得没有任何植被，由于生成年代不同，山体颜色非常迥异，放眼望去，竟也花花绿绿，黄黄灿灿的。我想，这就是“花土沟”这一名字的来由吧。花土沟就在这些荒山下，同样光秃荒芜着。在这里，根本嗅不到一丝一毫的潮湿气息，极为干燥的稀薄空气里，充盈着炉灰一般的呛人气味，在它们撞入鼻孔和口腔的一刹那，便让人有了撕裂与灼伤的疼痛感觉，整个胸腔憋闷得连喘气都很困难。随之而来的耳鸣、头晕与呕吐，让身体变得瘫软无力，好像随时都有窒息毙命的危险，不禁使人产生出极度的惶恐心理。

这便是花土沟给我们的第一感觉，来得如此强烈，率真得让

人难以承受。我们来花土沟，是看望长年生活在这里的石油人，他们在这片不毛之地创造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丰厚业绩，不仅为国家开采出了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也为甘青藏三省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这里已经奋斗了五十多年，并且还得继续奋斗下去，是一代又一代的奋斗，有着愚公移山般的品质与坚韧。他们的行为，深深吸引着，时时感召着我们。

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被石油人认定为荒原最美好的季节，我们抵达了花土沟，虽然冬季已经过去，但我们都还穿着御寒的衣服，却依然感到寒冷。走在花土沟的大街上，看不到道路两旁的树木，地面上的所有物体，全是灰黄的色调。由于经常受到风沙的洗礼，许多墙体的表层已经脱落，裸露出里面砖体的本相。能够吸引眼球的唯一亮点，是石油人火红的工作服。除此而外，看不到别的任何色彩。春天的烂漫画卷，与花土沟相离甚远，似乎永远都无法重合。

然而，花土沟真的就没有绿色吗？

我们的疑问很快就被打消了。前面不远处，分明挺拔着一片不大的杨树林，于是我们飞奔过去，像是游子见到了亲娘。几天以来，我们穿沙漠，走戈壁，没有见到真正意义上的绿色，眼中全是沉寂单调的灰黄，让我们已经有了难以言表的心悸。跌跌撞撞地走近那片小树林，却发现枝头上的绿叶，只有铜钱般

大小，在瑟瑟寒风中，显得极为袖珍和脆弱。没有完全展开的叶子，其边沿儿已经有了枯黄；原本不大的叶面，没有想象中的肥厚和翠绿，薄得能看见里面纤细的筋络，竟也是那般的枯黄。向阳和背阳叶面的颜色没有多少区别，一律泛着灰白，明显缺少肥水的滋养，一副先天不足的孱弱。听这里的石油人讲，栽培这些杨树的土，还是从很远的一个农场拉来的，如不更换土质，杨树更是无法成活，哪怕是抗寒耐碱的“新疆杨”。就是换了土，这些树也长不大，天天浇水施肥，都快两年了，好像还是那么粗，那么高，原因是根扎不进地层，地表下面全是坚硬的盐碱壳，厚达几十米，树根只能浅浅地横向生长，鸭蹼般地紧紧抓着地面，汲取不了生长所需的养分；超不过三年五载，似乎长大了一些的小树，又像突然得了绝症，一下子全都死掉，集体自杀一般。于是，要想看见绿色，又得重新栽种。就这样，这里的石油人，仍然没有打算放弃，每年的阳春三月，他们都要从很远的地方买来新树苗，乐此不疲地栽种，小心翼翼地伺候，盼望着小树能够像人一样，顽强地生长，给花土沟撑出一片浓荫，带来一丝春天的气息。

可是，那些小树还是会死，根须一旦触及到盐碱，它们的生命便宣告结束。所以，花土沟的春天是短暂的，花土沟的小树是短命的。我常想，这里的树和别处的树不同，这里的人和别处的人不同。别处的树，比如我家乡的树，在水土肥沃，氧气充足的

南方，长得那样茂盛，那样葳蕤，叶子绿得让人想哭，枝干粗得让人想攀。一棵树的生命，在不同的地方，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南方的树活得畅快，活得有滋有味，活得如此张扬，大到能遮住一大片蓝天，投下一大片树荫，根须想怎么伸展就怎么伸展，想伸展到哪去就伸展到哪去。可花土沟的树却不能如此过活，没有家乡那些树的好运，它们生长得十分艰辛，格外憋屈，天天顶着冒烟的烈日，支撑着即将干枯的身躯，不停地摇曳在狂风沙暴中，拼死拼活地往上生长，但最终还是躲不过短命的厄运。好像它们来到了花土沟，就不再是树了，成了瞬间闪现的昙花，如此脆弱地倒在荒漠之中，毫不保留地了却自己的一生。

站在花土沟，想象不到南方街景的花团锦簇；站在南方，也想象不到花土沟的贫瘠苍凉。那些拥挤在城市里的各种车辆，哪能知道石油的产出地还有一个花土沟呢！花土沟在众人的心中，可能如同荒原一样，根本就不存在，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因为花土沟小得实在可怜，边远得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但我毕竟在花土沟看到了生命，看到了充满绿色的希望。这里的石油人，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显示出的那种从容、坦然与宁静，是荒原本身无法比拟的，在他们广阔的情怀里，包容了世上所有的宽厚与大度。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便可得知，他们活得艰难，但不缺失精神；他们活得劳苦，但不缺少毅力。在他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一股强大而又坚硬的心气，支撑着他们不断

地前行，努力地生存下去。他们在这里长久的守望，便是最好的证明，无需大篇冗长的赘述，无需随意过往的赞美；他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度过，实实在在的坚守。除此而外，全是荒谬虚无的苍白。

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需要，这便是需要满足他人的需要。因为他们才是这里的主人与主宰。他们的世界，纯净得如同头顶上的那片蓝天，高远而圣洁，旷达而明丽。他们的感受虽然独特，但从不喧哗，他们心中自有他们的“教义”，自有他们朝拜的“殿堂”。因此，他们活得光洁、纯粹、专注。在他们当中，尽管有不少人过早地逝去青春，过早地去了天堂，但他们不死的灵魂，如同埋入黄沙中的树干，依然保持着鲜活的模样。看着这些高原石油人，我的思绪忽远忽近，情感久久难以平静。

陪同我们的“老李”，口口声声叫我“小彭”，其实他的年龄不足四十岁，小我近十岁。然而，他的相貌已远远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皮肤粗糙、干裂、黑红。面对这张独特的面孔，我强行按捺住内心翻腾的难言之情，微笑地回应着他的每一句话语，舍不得赶走他脸上的灿烂笑容。

走过花土沟的沟沟坎坎，接触到了更多的石油人，看见了成片成排的树木，看见了鲜花，也看见了蜜蜂，只是没有看见淅淅沥沥的雨水。但我仿佛已置身于“荒原树”的丛林中，真实体验到了原始森林投下的阴凉，感受到了海洋发出的原始气息。

原来，这里的树就是这里的人，这里的人就是这里的树。

花土沟的树，花土沟的人，在一茬一茬的交替过程中，其速度快得有些惊人。但他们并未改变其秉性，该怎样就怎样，没有丝毫过分的奢求，默然地承载着命运赋予他们的一切。

记得花土沟那时的小树，还是刚刚吐绿的时节，却在转眼间，那些极嫩极嫩的小叶子，全部脱离了枝头，一下子全死了，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黑风，残酷地扼杀在了萌芽状态。我感到了心脏的一阵剧痛。那是一个天气尚好的午后，太阳红着硕大的脸盘，暖暖地照着寂静如梦的花土沟，看着我们慢慢踱向那片珍贵的小树林。这时，“老李”猛然大叫了一声“不好”，便拉扯着我们要赶紧返回驻所，看我们不知所云之时，他指着天边说，“沙尘暴！”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西边的天空只是黑得像是墨池，根本感觉不到沙尘的光临，何况纹丝不动的空气里，连一点风的影子都没有，哪会来沙尘暴呢？我们懵懂地呆站在原地，抬头注视着那片黑色，缓缓地像一堵黑墙，慢慢向我们这边压来。看我们没有马上返回的意思，“老李”急得直叫，催促我们赶快返回，不然就来不急了，沙尘暴说到就到，不容我们再有丝毫的懈怠。于是，我们怀着新奇与恐惧的心情，紧跟着“老李”一路小跑回到驻地。正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喘时，窗外明亮的天空一下子黑起来，就像漆黑的夜里燃着的一盏明灯，突然间熄灭了，屋子里顿时伸手不见五指，接着我们听到格外尖利的风声，